

倪豪士《史記·項羽本紀》英譯指瑕兩則

葉鑑天

香港中文大學

1. 引子

1.1. 《史記》英譯本

英譯中國古籍需要選取合適的英語字彙翻譯，往往牽涉對一字一詞的訓詁及考證，要求譯者深厚的學術根底。1994年，倪豪士（William H. Nienhauser）與他的團隊在美國出版其翻譯的《史記》英譯本 *The Grand Scribe's Record: Volume 1*。倪豪士的翻譯團隊重視《史記》本身的史學研究價值及學術性。在翻譯過程中其團隊旁徵博引，參考了古今中外學者有關《史記》的資料，務求“翻譯一部忠於原著、仔細註釋的《史記》，並盡可能使其文辭清通及前後一致”（倪豪士 1994: xviii）。¹

說到《史記》的英譯本，不得不提華茲生（Burton Watson）的譯本。他在1961年初版的英譯《史記》，名為 *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 (Translated from the Shih Chi of Ssu-ma Ch'ien, in Two Volumes)*，共翻譯了65卷《史記》，是美國第一次對《史記》作的大型翻譯。此書在1993年經修訂及再版，名為 *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: Han Dynasty I & II*。倪豪士（1994: xviii）對此書推崇備至，認為此書於推廣《史記》至普羅的英語讀者是不可多得的。²而倪豪士翻譯《史記》，更是應華茲生之籲，期望翻譯出一本能補其譯本之不足，以學者為目標讀者的詳細註釋的譯本（倪豪士 1994: xviii）。³時至今日，倪豪士教授的整個翻譯計劃仍在進行中，已完成的六卷《史記》，全由印第安那大學出版社（Indiana University Press）出版，分別為漢以前的本紀（Vol. 1）、漢代的本紀（Vol. 2）、漢以前的世家上（Vol. 5.1）、漢以前的列傳（Vol. 7）、漢代的列傳1（Vol. 8）及漢代的列傳2（Vol. 9）。

¹ 原文為 “Our goal is to produce a faithful, carefully annotated translation which is as literate and consistent as possible.”。

² 原文為 “His (Watson) translations of the *Shih Chi*—as most of his work on early Chinese texts—have been vital in introducing this literature to the general English public.”。

³ 原文為 “Yet it was Watson who called for a translation such as we have undertaken”。

1.2. 底本參考及翻譯原則

倪豪士團隊採用的翻譯底本是 1959 年由中華書局出版，編者為顧頡剛和宋雲彬的十冊《史記》。此外，他們亦參考了瀧川資言的《史記會注考證》（華茲生採用此書為其翻譯底本）、北宋景祐監本的《任壽二十五史》及黃善夫的《百納本二十四史》等注校書籍。在詞彙注釋時，他參考了《史記》的“三家注”、小川環樹的《史記列傳》、王叔岷的《史記斟證》、吉田賢抗的《史記》和王利器的《史記注譯》。在翻譯官職名字、古代地名時，他參考了張政烺的《中國古代職官大辭典》、徐連達的《中國歷代官制詞典》、錢穆的《史記地名考》、譚其驤的《中國歷史地圖集》、《中國大百科全書》及王恢的《史記本紀地理圖考》（倪豪士 1994: xvii-xxv）。

倪豪士在翻譯《史記》時，對華茲生的英譯本有一定的補充意識。是故，倪豪士在翻譯時，捨棄了對可讀性的追求，而採取直譯（literal translation）的方法，盡量忠於原文，不作太多的改動。例如，《史記》原著隨着項羽的勢力增長分別稱項羽為“項藉”、“項羽”及“項王”，華茲生一律將之譯為“Xiang Yu”，以便讀者閱讀。倪豪士則忠於原文，將之分別譯作“Hsiang Chi”，“Hsiang Yü”及“King Hsiang”。

此外，倪豪士十分重視《史記》英譯本的學術性。他將考證和未達共識的說法都標註在譯本中。〈項羽本紀〉中共有注釋 288 條，與華茲生譯本的 17 條相比，可說是徵引極詳。

本文旨在討論及商榷倪豪士《史記·項羽本紀》中譯文——“稍稍”及“壁”，並加以考證，以作指瑕。

2. 譯文指瑕

以下取倪豪士英譯本中“稍稍”及“壁”之譯文，與其底本中華書局《史記·項羽本紀》以及華茲生 1993 修訂版之〈史記·項羽本紀〉英譯本 *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: Han Dynasty I: The Basic Annals of Xiang Yu* 對讀，並加以考證，對譯文作出指瑕。

2.1. 稍稍

“稍稍”一詞在〈項羽本紀〉中計凡三次出現，皆作狀語。然而其中兩處譯文值得商榷，茲列舉如下：

表一 中華書局《史記》與兩種《史記》英譯譯文對照：“稍稍”

司馬遷 (1963)	倪豪士 (1994)	華茲生 (1993)
(1) “其群臣稍稍背叛之” (頁 320)	“The emperor’s vassals showed <u>considerably</u> disloyalty to King Hsiang.” (頁 197)	“The emperor’s ministers became <u>increasingly</u> disillusioned and turned their backs on him.” (頁 35)
(2) “諸將稍稍得出成臯，從漢王。” (頁 328)	“His commanders were able to flee Ch’eng-kao <u>in considerable numbers</u> to join him.” (頁 201)	“His subordinate generals <u>one by one</u> managed to escape from Chenggao and join him there.” (頁 40)

倪豪士此處對“稍稍”的翻譯取“大”⁴之義。前者“considerably”解作“非常地”，在此為修飾句子用；後者“considerable numbers”作“大量”解，在此修飾“諸將”。然考於古今中外注家對《史記》的解讀，卻發現無論是古代“三家注”，或是現代王叔岷之《史記斠證》，甚至日本瀧川資言之《史記會注考證》等《史記》著名注本，皆沒有為“稍稍”作訓詁。通常，不為字詞作訓釋皆因其字無甚爭議，用意皎然。然而，考於古籍及字書，卻見倪豪士於此處之翻譯與一般釋義迥然不同。

《史記箋證》於“稍稍”在〈項羽本紀〉首次出現時（即（1））——亦即在整本《史記》首次出現時，注釋該句為“謂義帝周圍的群臣漸漸離義帝而去”（韓兆琦 2009: 613）。而往後出現的“稍稍”，皆略去不注，顯示與前文同義。台灣十四院校六十教授編譯（1987）的《白話史記》則對“稍稍”有一致的翻譯。每次出現時皆為“逐漸”義：

表二 中華書局《史記》與《白話史記》對照

司馬遷 (1963)	台灣十四院校六十教授編譯 (1987)
“其群臣稍稍背叛之” (頁 320)	“…漸漸背叛離去” (頁 101)
“諸將稍稍得出成臯，從漢王。” (頁 328)	“漢諸將也漸由成臯出來追隨漢王” (頁 104)

可見，一般注家皆約定俗成地將“稍稍”理解為“逐漸”之義，蓋無二致。

為疊字釋義，先要考證其是否連綿字，有否因複查使用而變義。與《史記·高祖本紀》及類書《太平御覽》中所記載之相似段落對讀，可知“稍稍”之用法與單用“稍”無異，二者可互換對應：

⁴ 據 *Webster’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, Unabridged* (下稱 Webster)，“considerable”有“在程度或體積上非常大的”“rather large in extent of degree”或“值得考慮的”“worthy of consideration”二義。由上下文理解，則可見倪豪士取義前者。

表三 “其群臣稍稍背叛之” 相似段落對讀

《史記·項羽本紀》	“其群臣稍稍背叛之”（司馬遷 1963: 320）
《史記·高祖本紀》	“群臣稍倍之”（司馬遷 1963: 368）
《太平御覽·楚義帝》	“其群臣稍叛之”（李昉 1994: 755）

此外，《史記》其他篇章甚至其他先秦兩漢古籍，亦有不少“稍稍”與“稍”相應互換之例子。將其對讀如下，則不難看到，古人均以“稍稍”及“稍”為同義，故在引述或因襲時皆互相取替：

表四 先秦兩漢古籍中“稍稍”與“稍”互通對應表

用“稍稍”	用“稍”	備註
“無有名山大川之限，稍稍蠶食之，傳之國都而室矣。”——《戰國策·趙二·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》（劉向 1985: 638）	“無有名山大川之限，稍蠶食之，傳國都而止。”——《史記·蘇秦列傳》（司馬遷 1963: 2247）	《史記》與先秦古籍對讀。
“魏其失竇太后，益疏不用，無勢，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，唯灌將軍獨不失故”——《史記·魏其武安侯列傳》（司馬遷 1963: 2845）	“而嬰失竇太后，益疏不用，無勢，諸公稍自引而怠懷，唯灌夫獨否。”——《漢書·竇田灌韓傳》（班固 1962: 2381）	東漢古籍與《史記》對讀。
“上大笑。使待詔金馬門。稍稍親近之。”——《漢紀·孝武皇帝紀一》（荀悅 2002: 161）	“上大笑，因使待詔金馬門，稍得親近。”——《漢書·東方朔傳》（班固 1962: 2843）	東漢古籍與東漢古籍對讀。

以上例子，皆顯示從先秦至東漢的歷時脈絡中，“稍稍”與“稍”皆具有相同義項。而在此間的古籍中，亦沒有“稍稍”因疊用而變義的例子。《史記》作於西漢，“稍稍”即“稍”亦明矣。

《說文·禾部·稍》注云“凡古言稍稍者，皆漸進之謂。”（許慎撰，段玉裁注 1981: 327）《廣雅·釋訓》謂“稍稍，小也。”《慧琳音義》卷二十四引《玄應音義》釋“稍稍”注引《韻詮》云“稍稍，猶少少也”；又云“稍稍，亦漸漸也。”（宗福邦、陳世鐸、蕭海波 2007: 3039）

又，《說文·禾部·稍》云“出物有漸也。從禾肖聲。”（許慎撰，段玉裁注 1981: 327）《廣韻·去聲·效》解“稍”字云“均也，小也。”（陳彭年 2005: 121）《王力古漢語字典》列出“稍”的義項亦引《說文》解；其引申義與“小”、“微略”相關（王力 2000: 845），與《廣韻》相應。可見，“稍”的意思與“小”、“逐漸”接近，配詞如“稍食”，指微薄的官俸；“稍地”則指大夫少許的地。（王力 2000: 845）

凡此種種，皆證明“稍稍”當訓為“逐漸”、“小量”之義。倪豪士將之作“大”義解，誤也。華茲生（1993）將譯文（1）的“稍稍”譯作“increasingly”，與“逐漸”

義同；他將譯文（2）的“稍稍”譯作“one by one”，雖“逐一”準確與否或有商榷餘地，然其與“小量”義亦相關。華茲生兩處譯文，均比倪豪士譯得準確。

2.2. 壁

〈項羽本紀〉中，“壁”字出現七次，現就其詞性先列舉如下：

表五 〈項羽本紀〉中“壁”字詞性

司馬遷（1963）	詞性
“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，莫敢縱兵”（頁 307）	名詞
“及楚擊秦，諸將皆從壁上觀”（頁 307）	名詞
“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”（頁 322）	名詞
“乃止壁河內”（頁 327）	動詞
“遂走還入壁”（頁 328）	名詞
“漢王復入壁”（頁 331）	名詞
“項王軍壁垓下”（頁 333）	動詞

從上表可見，在〈項羽本紀〉出現的七次“壁”字中，兩次作動詞使用，其餘皆為名詞。倪豪士譯本將名詞用法之“壁”譯作“ramparts”或“fortifications”（除“靈壁”因其為專有名詞而譯作“Pi”），意皆近於“保護城池的壁壘”，翻譯中肯；然其對動詞“壁”的翻譯卻甚具商榷餘地。現就“壁”字兩次動詞用法的譯文討論。茲引倪豪士譯本與中華書局《史記》比較：

表六 中華書局《史記》與兩種《史記》英譯譯文對照：“壁”

司馬遷（1963）	倪豪士（1994）	華茲生（1993）
(3) “乃止壁河內” （頁 327）	“Thus he stayed and <u>fortified</u> Honei _{河內} ”（頁 201）	“Stopped at Henei and <u>built a walled camp.</u> ”（頁 40）
(4) “項王軍壁垓下” （頁 333）	“King Hsiang’s army <u>fortified their camp</u> at Kai-hsia”（頁 205）	“Xiang Yu’s army had <u>built a walled camp at Gaixia</u> ”（頁 44）

據 Webster (Gove 1993)，“fortify”之義為“加強”、“鞏固”，是一“及物動詞”（transitive verb）。當“fortify”之賓語為地方或城市時，往往意指“在建築結構上的加固”。⁵如“*They fortify the area against attack*”，指為該範圍加固城牆。是故，倪豪士對“壁”的翻譯，在（3）的意思當指為河內加固城牆；而（4）的意思

⁵ Webster’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, Unabridged: “to make strong; to add strength by reinforcing the structure of”. (Gove 1993)

則指加固帳營，二者皆為“活動動詞”（active verbs），均指在已有的城牆或帳營上進行加固的行為。

考於古籍，則可見倪豪士此處當為誤譯。據《史記箋證》，（3）乃指“留軍駐紮于河內郡”（韓兆琦 2009: 624）；而台灣十四院校六十教授編譯（1987: 107）的《白話史記》將（4）譯作“項王軍作營壘於垓下”，唯其避譯了（3）的“壁”。觀乎二書，雖因其皆有不注或漏譯而未見前後之一致性，但二者均分別將（3）和（4）的兩個“壁”字作“駐紮（於）”解。又，駐紮亦有二義：其一者，在沒有基礎的情況下建立帳營，《白話史記》之譯例似傾向此者；其二者，純粹形容已在該地駐紮之狀態，為“狀態動詞”（stative verb）。要之，無論取哪一個意思，皆無倪豪士所譯之“在已有的城牆或帳營上進行加固的行為”（fortify）之義。

對讀於《太平御覽》及《漢書》，（4）中的“壁”字之意義更見清晰：

表七 “項王軍壁垓下” 相似段落對讀

《史記·項羽本紀》	“項王軍壁垓下”（司馬遷 1963: 333）
《太平御覽·悲》	“項王軍垓下”（李昉 1994: 1022）
《漢書·陳勝項籍傳》	“羽壁垓下”（班固 1962: 1817）

在《太平御覽·悲》引《史記》之文中，“壁”字略去，只剩“軍”作為動詞。據《王力古漢語詞典》，“軍”字作動詞用，要麼解作包圍、圍攻，要麼解作駐紮（王力 2000: 1388）。就上文下理，當時項王到達垓下，是在逃亡，豈有圍攻之理？其實，想深一層，就敘事的脈絡而言，也不可能是“加固城牆”，不然，下文承接的“兵少食盡，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”（司馬遷 1963: 333）則見彘扭。是故，此處“軍”必取“駐紮”之意。又《漢書》此段與《史記》相應的段落單用“壁”字作動詞，則證成《史記》中的“壁”字並不存在因與“軍”字成詞而變義的可能，反而“壁”字本身亦能單用為動詞，與“軍”同義。是故，〈項羽本紀〉中的“壁”亦作“駐紮”之義。

翻查先秦兩漢史書，“壁（動詞）+地方”的例亦不少，其中《史記·絳侯周勃世家》一例更能見“壁”字此處不可能解作“加固”：“後吳奔壁東南陬，太尉使備西北。”（司馬遷 1963: 2076）是處描寫吳軍以聲東擊西的策略準備進攻漢軍的軍營，卻為太尉亞夫所識破。在進攻前，吳國“壁東南陬”。此處，由於賓語“東南陬”並非“壁”的施事“吳”的領域，不同於（3）的“河內”及（4）的“垓下”，反而是吳軍準備進攻的地方，是故，“壁”的意思就不可能是“加固”，而必須解為“駐紮”，才符合邏輯。

由是觀之，無論是（3）還是（4），“壁”字當作“駐紮（於）”解，至於其為“活動動詞”還是“態狀動詞”則需再深探。華茲生（1993）將之譯作“built a walled camp (at)”，是取“駐紮（於）”之“活動動詞”義，雖未必為準，但亦比倪豪士譯得準確。倪豪士將之解作“加固”（fortify），必為誤譯。

3. 結語

從華茲生到倪豪士的《史記》英譯本面世，經歷了三十多年的光景，前者屬文學性與可讀性取向的作品，將《史記》普及推廣到英語讀者的閱讀領域，後者承接此作而另闢蹊徑，希望從普及性走到學術性，讓更多有志研究《史記》的英語讀者作深度閱讀。二者在英譯《史記》的歷史上均為重要的里程碑，缺一不可。從普及性到學術性，倪豪士的譯本在徵引、體例、地圖等資料安排及翻譯取捨上作了一個傑出的示範。然而，本文所發現的兩則翻譯瑕疵，同時反映了倪豪士翻譯團隊之有所不足。未來還望倪豪士團隊及學者在這基礎上去蕪存菁，踵事增華，以期成完華茲生渴求的那本“能補其譯本之不足，以學者為目標讀者的詳細注釋的譯本”（倪豪士 1994: xviii）。

鳴謝

本文為筆者的學期論文。感謝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何志華教授的鼓勵及教導；感謝《中國語文通訊》編輯委員會評審人的寶貴修改建議。

參考文獻

- 班固。1962。《漢書》。北京：中華書局。
- 陳彭年。2005。《宋本廣韻·永祿本韻鏡》。南京：江蘇教育出版社。
- 李昉編纂。1994。《太平御覽》。石家莊：河北教育出版社。
- 劉向。1985。《戰國策》。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- 瀧川資言考證。1955。《史記會注考證·卷七項羽本紀》。北京：文學古籍刊行社。
- 司馬遷。1963。《史記》。北京：中華書局。
- 台灣十四院校六十教授編譯。1987。《白話史記（上冊）》。湖南：岳麓書社。
- 王符著，汪繼培箋，彭鐸校正。1985。《潛夫論箋校正》。北京：中華書局。
- 王力主編。2000。《王力古漢語字典》。北京：中華書局。
- 王叔岷。2007。《史記斟證》。北京：中華書局。
- 許慎撰，段玉裁注。1981。《說文解字注》。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- 荀悅著，張烈點校。2002。《兩漢紀（上冊：漢紀）》。北京：中華書局。
- 宗福邦、陳世鏡、蕭海波主編。2007。《故訓匯纂》。北京：商務印書館。
- Gove, Philip Babcock and the Merriam-Webster editorial staff. 1993. *Webster'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, Unabridged*. Springfield, MA: Merriam-Webster.

Nienhauser, William H., Jr., ed. 1994. *The Grand Scribe's Records Vol.1: The Basic Annals of Pre-Han China by Ssu-ma Ch'ien*. Bloomington; Indianapolis: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.

Watson, Burton. 1993. *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: Han Dynasty I*, revised edition. Hong Kong; New York: Renditions-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.

通訊地址：香港 新界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

電郵地址：tinkamfantasy@hotmail.com

收稿日期：2015年3月4日

接受日期：2015年6月12日